

从草原文化视角去探讨和研究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思想

孟和宝音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从草原文化视角去探讨和研究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侧重分析了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内涵及其意义。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是主要随着蒙古草原文化和战争的发展而日趋发展, 并完善成熟的, 其中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

关键词: 草原文化; 成吉思汗; 军事辩证法思想; 形成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 E292 **文献标识码:** A

在草原文化摇篮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军事理论与实践是独具民族特色的科学性较强的文化遗产。研究蒙古族古代军事学, 是蒙古学界的迫切任务。其中草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最为典型, 研究它具有很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草原文化内含及其特征

每一个社会都要建构适合它需要的文化内含, 对社会文化内含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方式。游牧民族带着草原文化, 农业民族带着农业文化, 两种民族混合的过程也是两种文化混合的过程。在欧洲, 因为农业文化很脆弱, 不能构成对草原文化强有力的同化, 再加上草原民族不停地进入欧洲, 直到 13 世纪, 这种混合仍在进行。因此, 草原文化就以强劲之势保持着它的存在, 形成欧洲自始至终的传统。而在东方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长江、黄河、珠江、渭河, 适宜于发展农业, 农业人口很多, 都创造了良好的农业文化, 因此有很强的同化力。在欧洲形成了草原文化传统, 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 则形成农业文化传统。世界上有两种文化体系: 一是高扬人的活性精神元素的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 一是高扬人的惰性精神元素的文化。草原文化是动态文化, 不停地变动。牧业文化是尚力的(变动需要动力——笔者), 特别是追求暴力。有战争的时候参与战争, 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参加体育来使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激励人身上的活性精神元素。草原上的牧业民族着重发展人的阳刚之力, 具体表现为爆发力、搏斗力、攻击力、冒险力、冲击力。牧业民族对力的追求除了开拓力的形式, 还要增进力的强度, 提高力的技巧。于是, 如何把力和自自然力结合起来使用就成了人的最大向往, 于是就有了武器的发明。^[1]

草原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的特征:

(一) 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 即表现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方式等方面。因为游牧民族生活环境与原始初民的生活环境没有多大质的不同, 所以他的精神素质也最接近原始初民: 勇敢无畏、创新进取、昂首挺胸、知难而上、依靠自己不依赖他人、喜爱冒险等。他们的劳动充满了战斗气氛, 劳动带着很浓的战斗色彩。平时用体育活动方式来使自己处在亢奋状态, 随时听候调遣。

(二) 草原文化表现为一种群体氛围。草原文化的载体就是人, 他们走到哪儿, 就把这种文化带到哪儿。因为人是载体, 单个的人身上就不容易表现得那么完整、那么鲜明。只有群体才会把牧民的心理禀赋清晰地表露出来。也因为牧民的文化不是靠文字记录诉诸于人, 而是靠直观直觉激励人的情感。群体形成的文化氛围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群体中, 人们靠着感觉器官可以从别人身上

译读这种文化，互相感染，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互相观摩，互相监督。游牧民族的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大群体，牧民也只有在这个文化氛围中显露自己的身手。一旦离开了群体，脱离了氛围，那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草原文化是在群体中形成的文化氛围。

（三）游牧民族是传播文化信息的载体。当原始初民分为农民和牧民两部分后，务农的人就停止在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地方，并构成大大小小的农业板块。游牧民族追逐的是水草丰盛的地区。原始农业当然是自给自足的各自封闭的自然经济。封闭体与封闭体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文化是人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单靠自我开发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从他人身上吸取异质智慧因子。如何使大陆上的封闭体发生交往，使彼此得到异质智慧因子的撞击，就是至关重要的。牧民迫于生活还得继续游动。动的原因或者选择水草，或者躲避自然灾害而迁徙，或者对农业区的抢劫和入侵。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之后观察、体验并从农业社会吸收到对他们很新鲜而且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当他们再侵入别的封闭体时，除了他们自身的东西，还带去了他们从被他们占领的农业区带去的的东西，使封闭体因能吸取新的精神营养而不至于熵加大，造成无序的混乱，从而毁灭、崩溃。

（四）认同暴力。占有是一切动物的生命本质属性。由于人的意识活动，暴力手段不止于依赖自身的生理器官，而且靠制造出的武器。随着意识的逐渐成熟，理性才参与到处理人际关系中来。在游牧社会，它只在本部落或部落联盟内有效，超出这个范围，利益冲突还是诉诸暴力。游牧民族有着强烈的暴力意识，游牧社会就是一个军营，满洲的八旗就是军事建制。所有游牧民族都实行全民皆兵。观察一个社会，只要看这个社会的成员手中经常拿着什么，就可看出这个阶层甚至这个社会的整体追求，整体心理倾向。牧民倾心于暴力，这与他们贫乏的物质基础相联系的。暴力意识是生命中惰性元素的最大克星，其核心是保存自己、消灭别人。出于这个动机，人就要保持人的向上性；同时还得改进武器、发明新式武器，这就自然会刺激社会生产力，提高人的技术操作水平。战争不断更新各民族各国家在世界坐标上的位置（战争本身就是包含辩证法——笔者），这种变动就使人永远保持进取之势。战争使那些最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也最大限度地奉行拿来主义，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和物质实力，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都会把自己推向失败的边缘。

（五）游牧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制造了奴隶。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主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是促进还是促退；对社会历史进步是助力还是阻力；对人的精神世界是污染还是塑造。奴隶的命运是可悲的，奴隶受的苦那是惨绝人寰的，但是奴隶对人类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游牧社会，比原始初民有更多的战斗，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俘虏。这些俘虏，游牧民族能消化一部分，但因他们的社会劳动不复杂，能消化的自然不多，于是他们只有向农区输送。牧区和农区的商品交换中牧区物资匮乏，现在有了俘虏，手中就有了交换的筹码，牧民从俘虏身上找到了生财之道，更加激起他们在战争中抓俘虏的积极性。

（六）马背民族是优生力量。人要生存下去，还要有一种的改良的问题。血统相近的人种就比血统相远的人的体质差。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在运动中不停地和人混血，这就使各封闭体未能出现种的退化。雅利安人和印度土族混血后出现的印度人具有非常高的智商。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和华夏土族混血后产生的中华民族在古代表现了极高的创造力。在欧洲，从公元前 2000 年雅利安游牧民族入侵后，直到十三世纪，游牧民族和当地的居民的混血几乎没有断过。有游牧民族这股力量，就使欧亚大陆的人种没有退化。

（七）人类能够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靠生命的自由创造，有了自由，才会向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虽然这种探索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人为了生存，为了保持种的延续，又不能不作这种探索。提高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不是个体的人能完成的，必须靠社会的力量，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这样人在社会中又增加了不自由。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人在争取自由，当自由到手时，又会同时产生新的不自由。牧业民族非常分散，一顶帐篷就是一个独立单位，生产的社会性很低，没有社会组织的调控，也能把生产维持下去。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就享有极大的自由，既然是社会，就会有组织，有人统管，牧民也需要领袖，这种领袖的主要作用是：对内领导各种祭祀活动，祈求上苍和神祇保佑人兽平安；一是在战争中作统帅，因战争必须在统一意志的指挥下，才能取得胜利。牧民是酷爱自由的，牧民的首领对牧民的管理不是靠国家机器，而是靠习惯

法。牧民的言行还是很自由。[2]

二、草原文化环境中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族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同任何杰出的思想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是在蒙古草原文化历史舞台上于战争中产生的。蒙古族的军事思想，在蒙古的崛起与统一时期，经过了形成、发展过程。到了13世纪，随着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的产生，蒙古族军事思想登上了世界军事科学的高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发展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3]对此，世界上享有盛名的现代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曾指出：“在中世纪里，战争的最好例证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公元13世纪，对西方战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时代。其所以现出光辉，是因为蒙古人给欧洲的骑士们充当了教师，使他们在战略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教训。蒙古人所在的各次战争，无论作战的规模和艺术，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方面，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甚至于还要超过这些战争。”[4]蒙古族从一个弱小民族一跃而成为震动欧亚大陆的民族，它是靠成吉思汗的科学的军事思想和勇敢的军事行动的。之前，蒙古族正处于被金朝统治者压迫、奴役的地位。一方面，它与金朝统治者早就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另一方面，还要对它称臣纳贡，时时受着“减丁”毁灭的威胁，其游牧业经济更难以发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族统治集者们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他们要反抗、要斗争。他们要使用战争使自己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转变过来。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建立了蒙古汗国以后不久，即开始了对金朝的战争，后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又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他们用军事行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以剑代笔”的政治，古代蒙古族将战争、政治、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用战争手段变革了社会。

11至13世纪，对中国蒙古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来说，是战争频繁的年代。在此情况下，广大民众难以忍受战争的苦难，人心思安，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意愿。做为分散的部落贵族阶级，也要求统一。此时的蒙古社会正处于奴隶制末期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时代，统一已成为社会历史进步的潮流。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的战争则成为完成这一社会历史变革的催化剂。列宁曾经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5]做为新兴的封建贵族阶级代表，成吉思汗清醒地认识到蒙古草原走向统一的辩证发展规律，并为实现时代发展任务征战一生。

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在战争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成吉思汗战略思想的萌芽，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成吉思汗的青少年是战乱中度过的。九岁随父亲去相亲，他在未来的岳父德薛禅所在的翁吉刺惕部住了很久。当他看到这个部落位于金国附近，而且通过和来往商人们的接触，了解到了金帝国的强大。并且他首先感到金帝国的强大是对翁吉刺惕部的威胁。继而想到怎样才能解除这种威胁。后来，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去世以后，其家族日益衰落下去，生活艰难起来。以后又多次遭遇袭击。残酷的战争冶炼了他坚忍、刚毅的性格，而草原的广阔以及和诸部落之间的交往，则一次又一次地放开了他的眼界和宽阔的胸怀。成吉思汗决心振兴已经衰落的自己的家族，他开始建立自己武装力量。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主要是在建立蒙古帝国这段时期里形成的，其发展主要体现在建立蒙古帝国后的对外战争中，此时成吉思汗的战争思想更加成熟了。这些战争和统一蒙古诸部落的战争相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投入的兵力以及作战区域之广发展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从这一期的战争看，在把握战争的局势上面，他高瞻远瞩，心中有数，清醒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因而，对于消灭敌军，也能够胸有成竹，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也更加灵活、完善，他对战争本身的驾驭，是得心应手的。他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如成吉思汗对金国的战略是独具匠心的。他对强大的金国，以己之长，击敌军之短，注意切断敌军的外援，孤立中都，然后将中都占领。他提出了“联宋灭金”，最后终于灭金等。归根结底，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日趋完善成熟，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

三、草原文化为载体的成吉思汗战略战术思想的辩证法内含

从成吉思汗一生征战的事迹看，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并反映了战

争这个社会存在的军事理论思维，具有辩证法思想的特点。它是当时蒙古族社会历史的产物，“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成吉思汗为什么能够用很少的兵力、很短的时间，功略广大土地，统治众多人口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家都承认他在兵法上是高明（即深刻地把握了军事辩证法）的，有独到之处。他根据蒙古汗国国情特点，制定自己的军事辩证法。其立足点是以少胜多；着眼点是快速机动；主要战法是大胆的突然袭击，速战速决。按照战略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战略思想，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力、民族精神以及国土条件等诸多因素而制定的。成吉思汗善于使自己的思想结合于客观规律，善于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政治上，成吉思汗铁木真自小生长在民族战争和外敌压境的动乱中，这种环境形成了他以战止战，以战争寻求和平秩序的观念。成吉思汗在这种混战中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12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他先后战胜了蔑儿乞部、泰亦赤乌部、塔塔儿部、札答兰部、克烈部和乃蛮部。不久，翁吉剌残部、汪古部也归顺了他。这样，铁木真以战止战，用武力统一了蒙古高原。当时广大人民迫切渴望结束蒙古各部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战争，因而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嫩河畔举行集会，推举铁木真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了蒙古大帝国。新成立的蒙古国，领土广阔，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达北加尔湖的广大地区。统一的蒙古国的建立标志着蒙古社会、历史进入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蒙古高原上的百姓基本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和平和统一的愿望。但1219年之后，便开始了大蒙古国对外征服战争。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大帝国以后举行的征西夏、征金、三大西征等几个战争闪烁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其特点是，远离本国，深入别国领土内孤军作战。因此，成吉思汗采取了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办法。实施快速机动是成吉思汗的重要作战指导原则。所谓机动，是军队为了取得有利的作战态势或为了争取主动权而实施的有组织的转移。在战争中实施机动，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军队概莫能外。但是，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军队所实施的机动，在古代军队中，相对而言，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快速。对蒙古军队实施的快速机动，不少史学家有所描述。南宋人徐霆说蒙古军队“来如天坠，去如电逝”。《圣武亲征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成吉思汗遣哲伯（即哲别，下同）率众取东京（即今辽宁省辽阳市——笔者）。哲伯知其中坚，以众压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谓我军已还，不复设备。哲伯戒军中一骑牵一马，一昼夜驰还，急攻，大掠之以归。”这就是说当时的蒙古军队一昼夜能快速机动五百华里。这个记载是可信的。蒙古军队不仅实施战术性的快速机动，而且实施战略性的快速机动；不仅进行短距离的快速机动，而且能进行远距离的快速机动。这是成吉思汗的一条重要作战指导原则，是成吉思汗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吉思汗能建丰功伟业的军事上的一条重要原因。快速机动，使蒙古军队在战争中获得好处有：通过快速机动，能在战斗和交战中，以至在整个战争中出奇制胜。上面提到的哲别袭取东京的战斗是一例。再比如，成吉思汗西征时，一进入花拉子模境内，就以部分兵力分三路进攻锡尔河沿岸诸城的同时，亲自率领蒙古军队主力实施远距离快速机动，出其不意穿越数百里的人迹罕至的克齐尔库姆大沙漠，并仅用三、两个月的时间就逐一包围和攻取了花拉子模的政治、军事中心不哈拉、撒玛尔罕二城，取得了对这次征战具有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个战略性的快速机动。还比如，窝阔台汗在灭金战争中，遵照成吉思汗的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直捣大梁的遗嘱，于1231年冬初，派出部分兵力分两路从山东济南和山西河中府进攻的同时，由拖雷率领蒙军主力实施远距离快速机动，从凤翔渡渭水，连克大散关、凤县、洋县、安康水，仅用二、三个月时间就到了金军后方唐邓地区，在三峰山地区歼灭了十几万金军主力，取得了对灭金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又是个战略性快速机动。通过快速机动，在战斗和交战中，或者在决定性方向上造成优势兵力，以众击寡。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正如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说时间就是军队。在经济上，蒙古各部的统一，使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使畜牧业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无疑为成吉思汗的大军远征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以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来满足庞大的远征军的作战物资需要，终究是有困难的。所以蒙古军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措施和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办法。还有新建的大蒙古国人口不多、兵力有限。南下攻金的军队，主要由蒙古人组成，但数量不够，只不过五六万人，因此，大量利用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乃至北方汉人及其所组织的武装。^[6]在军事上，根据蒙古社会经济特点以及蒙古人善于骑射、勇猛机智、吃苦耐劳、惯于流动生活的特点，组建了骁勇善战快速的强大骑兵。要发挥骑兵的威力，最好的战

法是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在民族传统（草原文化）上，蒙古族自古以来有“北方健儿”、“马背上的英雄”之称。这是蒙古军战胜国内外敌人的传统法宝。成吉思汗所处的时代，是蒙古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新社会的代谢。”^[7] 12世纪蒙古社会的情景是：“有星的天空旋转，诸部混战不已，睡眠无暇，相互苦斗、残杀。愿望不能实现，只有奋勇拼战。躲避、退却无地，只有挺身作战。安乐无法享得，只有厮杀、混战。”^[8] 这种长期混战局势增强了蒙古全民的战争意识和不能胜敌人就被灭亡的理念，所以蒙古骑兵在进行战争时，表现出特别勇敢、顽强和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人口上，蒙古地广、人稀、兵少。当时蒙古人口据资料大约150-200万。兵力最多时不超过20万，所以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办法。统帅的特征上，创造力是一切军事统帅的生命力，古今中外凡是出类拔萃的统帅大都军事上的革新家。13世纪蒙古周围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因循守旧，不求革新，结果都吃了苦头，打了败仗；而成吉思汗，则生气勃勃，极重视研究新战法（如速战速决、联合作战、进攻远交、善于利用敌方的矛盾与弱点等）、新兵种（如轻骑兵、重骑兵、步兵、通信兵、水兵、工兵等）、新武器（如马匹、短弯刀、狼牙棒、标枪、长枪、重轻两种弓箭、回回炮、抛石器等）、新军制（如十进制、千户制、护卫军、军事封建制等），为此，重用了各族许多文人（如塔塔统阿、耶律楚材等）、武将（如石抹明安、刘伯林等），突破了旧筐筐，执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与策略（包括利用工匠、降将、宗教和以战养战、争取不战而胜为上策等），结果打了胜仗。归结起来，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中采取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军事思想，是苦难的磨练与乱世的实践造就了成吉思汗和他的思想，对多种文化的吸收形成了成吉思汗先进思想观念，并培养了他的才能和素质。

还有，在理论思维上把握了一些关系，如：第一，力的大小，和事物数量的多少有关，合则力大，分则力单。所以多者力大必定胜少者，这是一般的常识，又好象是铁的法则。在这种问题方面，成吉思汗在建国前就进行过辩论（对乃蛮征战前），并认为兵多力大，兵少力小，多胜于少是对的，但不能把它绝对化，应看到兵多不一定力大，兵少也非是力小。成吉思汗与乃蛮的胜战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蒙古军组织（千户制）和思想（少能胜多的思想）上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他南下西征的整个过程中。第二，成吉思汗1222年在花刺子模召见道教圣贤长春真人丘处机，探讨蒙古帝国的长生问题。那么“长生”的观念，指的是相比之永恒，相比之静态，但人们把静理解为动之静，无动则无静。这样，追求的“长生”便是运动的结果，动成为生长的源泉和手段，从而为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从动中求生的思想，是草原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草原民族生成、流传和它们的游牧经济联系在一起。生活经验启示，人们的畜群和财富，人们的生活和幸福，社会的和谐和安宁，都与游动分不开，从而人们的美好愿望，永生的企望也都系于动，但游动还只是经验，从对立面把握事物，就使人的认识达到本质。

四、草原文化土壤中形成的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意义

成吉思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人类古代战争史上做出了宏伟的军事业绩。当然，对他要用科学的态度，具体地分析，历史地对待。据有关史料记载，他和他子孙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其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国，南达抓哇中南半岛，面积相当于三千万平方公里；^[9] 在中国本土上结束了中国四、五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0]的辽阔广大的元朝，并因而使中国出现了六、七百年统一局面，其历史意义重大而不可抹。因此，他为中国的统一和中国各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他的军事辩证法支配下，人类古代战争史上出现了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即显示了草原文化的威力和魅力——笔者），从而给世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创造了一系列卓越的战略战术，大大发展了中国民族的军事科学，丰富了中国灿烂的文化宝库，这也是人类的一分宝贵遗产。当然，有战争就会有流血，12、13世纪和当今世纪都是一样，成吉思汗所进行的战争也不例外。今天，我们不必替成吉思汗辩护，但是不必因成吉思汗而苛责现代的人们。对于一个中古时期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我们不能拿现代的眼光来批判。对于蒙古游牧社会的

特殊文化，也不能拿农业社会的传统去衡量。成吉思汗的时代——12、13世纪已经过去了，但在那个时代的游牧社会中，成吉思汗的确是一位典范人物，是一位骑马挥剑，勇往直前的人。^[11]

历史证明，13世纪的成吉思汗依据自己的国情，并虚心吸收了当时各国的精华，研究出了一套新兵法，把他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因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根据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解放思想，大胆创造新军事理论、新战略战术、新武器装备，捍卫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人类和平和地区局势安全。第三，当前许多国家（尤其日、美、英、俄等国更加重视）都在致力于研究成吉思汗军事辩证法，我们应急起直追。我们研究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等军事辩证法和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厚古薄今”，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利于我们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曾经说：“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理论，研究战略战术刻不容缓。”在当今天世界霸权主义、军备竞赛、恐怖主义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的战略战术，借以发展我们的军事学术是具有很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目前世界上研究军事思想理论已经不仅限于指导军事领域，而把一些指导战争的原则用于企业的科学管理，象日本、美国、韩国都有这方面的成功事例，即把中国的孙子兵法原理进行运用。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理论与实践同孙子兵法具有一致性，同样可以把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理论原理用于指导构建和谐草原、发展草原文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谐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实践当中。

参考文献

- [1] 孟驰北.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M]. 上下卷,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9. 1-8.
- [2] 孟驰北.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M]. 上下卷,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9. 26-9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224.
- [4] 利德尔·哈德. 战争论 [M]. 战士出版社, 1982. 83.
- [5] 列宁选集 [M].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26.
- [6] 巴音图. 关于成吉思汗的战争观——战争解决问题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5, (4). 50-54.
- [7] 矛盾论 [A]. 毛泽东选集 [C].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9. 277.
- [8] 蒙古秘史 [M]. 第 11 卷, 蒙文版,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56.
- [9] 巴拉吉尼玛等. 千年风云第一人: 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5-6.
- [10] 巴拉吉尼玛等. 千年风云第一人: 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1345.
- [11] 元史 [M]. 卷五十八, 中华书局点校本. 252-253.

Scan Prairie culture to explore and study Chingiskhan military dialectics idea

Menghebuyan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Scan prairie culture to explore and study Chingiskhan military dialectics idea'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giskhan military dialectics idea, which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prairie culture and war, then gradually tended to be perfect and ripe, filled with military dialectics idea.

Key words: prairie culture; Chingiskhan; military dialectics idea;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07-05-25;

作者简介: 孟和宝音(1968-),男,蒙古族,通辽市扎鲁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民族史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包头师范学院公共理论与管理系讲师,从事民族史方向的研究。